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七號

據 民國景佐綱修張鏡淵纂
清·乾隆四年刊本 影印

察哈爾省

懷安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956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懷安縣志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有所權版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軌，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懷安縣志卷首

序

緒言

修志錄

影

圖

凡例

目錄

重修懷安縣志序

上年秋八月

主席宋公，返主察政，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以察省劃治未久，外鑒於邊患之危急，而內憾於文獻無徵，遂有省通志館之設；並令各縣酌修舊志，及採輯省志材料，其治事之勇，用意之深，能勿令人聞風興起也耶？

適於今春二月，來長斯邦，攬籍披圖，多闕而未詳；蓋本縣縣志，自前清光緒二年重修後，迄今已六十年矣，非唯中間縣事之變遷，久闕待續；即天地之文，亦非復盡如當時。况此六十年中，而國體更易，而外患侵陵，民族岌危，國運轉變，已另開一新紀元乎？凡因此而推演之事實，均非原志之所有，不足以供省志之採擷，而為有志者之考證，勢不得不仰

懷安縣志

卷首 序

一

體
省峯垂念文化之至意，與夫事實之需要，有所修補而不能再事推延也明矣；顧茲事體大，豈庸俗之吏，如任者，所敢承導？傍徨焦慮，罔知所措，幸按卷檮，前宰蘇公瀛仙，已有成議，欣本蕭規，與邑紳再度商榷，詢謀無異，即禮聘張君溥泉綜司筆政，而自縮其事務，於三月十九日，開始工作，本期六個月完成，中間以區鄉裁變，調查探訪，無形延遲，更請准展期兩月，始全部脫稿，而斯志以成。將付印矣，僉屬略紀其緣起；並因之有所感焉！余亡人也，而耿耿者，每期有以自効於地方；今故鄉淪陷，四海奔波，縱欲自効其地方，又烏可得耶？作吏小留，固無地不為家鄉，而猶得參與此地方大業也，抑亦幸矣！又烏敢不勉？今又何幸，以極暫時時間，而竟助以

成之，亦可自慰也已！

夫為縣史，舉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物產之豐吝，文化之廢興；以及陳滯者之如何改進，蘊藏者之如何開發；若為忠烈，若為孝義，可以風，可以誅；若為奸邪，若為懦頑，可以刺，可以誅；以政權之取予，視國家之強弱；此邊關之勢逸，卜民族之盛衰；繼往知來，獲所敬惕，其關於一縣之榮枯文野也尚小，而實有關於一國之存亡，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是以縣志之編，初不必鋪張侈麗，而惟計文之工拙，必也繁據事實，而無所闕溢；俾在上者以是而為政治軍事之措施，在下者以是而為奮勉惕勵之動心，乃至實業家學術家，因之得其信證，而有所發揚。若是，則是編之成，固非止地方事業，亦行政者，所有

懷安縣志

卷首 序

二

事也，任何人，固不敢不勉，顧亦何足以語此哉？往者晉石賄胡以十六州，本縣其一也，戎馬腥羶，歷數十年，今古士夫，引為奇恥！今有國無防，而縣境逼近戰區，東顧強鄰，北瞻外蒙，多難與邦，應知所勉，此尤吾縣民衆及為國者，所當奮發於斯志，期所以發揮光大保守於無墜者也！從知
省峯之所以倡導而督促之者，蓋有由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懷安縣縣長遼寧景佐綱序

懷安縣修志序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一時許 連雨三日，稍止，柴溝鎮駐軍紛然來告：團部牆圯，某營部屋漏，某連某連坍塌難居，索泥水匠者，索土坯磚瓦石灰者，索車輻力夫運土做工者，河堤城垣修築甫竣，接踵來索備資料價者；正在紛囁擾攘應給不暇之際，鎮丁進一書於案頭：拆視，是縣志主纂張兄溥泉來書；內附縣志凡例暨目錄各一，一囑作志序，以光志乘，並留紀念。一捧讀之下，心理秒分時間，起數種變化！始則愧然，不通文義，怎作志序，非光志乘，實辱志乘，丟人紀念，張兄豈戲我乎？繼則怵然惕然，縣志纂修，非偶然事，若有運會繫乎其間；本縣縣志：創始於清康熙末年邑宰殷武二氏，稿成，均未梓行，乾隆初年關令始編定付刊，光緒二年李令葆貞續

懷安縣志

卷首

序

三

修未竣，丁憂去官，蔭祿氏繼而修之。民國以來屢次議修，卒未果行，今邑侯景公甫下車，即嚴修志工作，張主纂又為斲輪老手，遂能於短時期內工作就緒，足徵運會之難逢，纂修之不易也。深愧淺識不文，未有貢獻，負此難逢之運會耳。矧值此國難日形嚴重，我察省尤為國難接觸之最前綫，於此時而修縣志，恍若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法敗，阿色司省一小學校最後一課之嚴重工作者然，能不悚惕於此次修志之工作與意義乎！既承囑序，勉摭芻言管見，不敢忝居大雅之列，或為後此者之嚆矢歟？新志全豹尚未獲窺，第讀凡例目錄，分七綱十卷，系統井然，較諸光緒二年修志體裁，頗趨科學化！已為當事者嘔血之作品也夫。

縣志整理之要旨：一在採集新材料，按科學的方

法編纂；一在考正舊志錯誤，縣民各種作業習慣錯誤，給民衆一切合理的新觀念。人文整理，尙屬易為。至於地文，地質，物理，生物，農學，社會，種種事項；必待各專門學識並有深入研究與經驗者，始能為完全合理的科學化之整理也。例如我縣虎窩夏冰，必氣象專家，始能透言理由，斑石長春，必地質專家，始能透言化石及地球歷史，縣境內定時之貿易風，遇氣溫劇變所起之暴風雷災，來向走向多有一定路線；必氣象學兼地理學專家，對於環縣山脈，附近海洋，北鄰寒帶氣候；均有積年測驗，始能透言暴風雷災而預知之。我縣民生事業種類，祇有農業，工商各業皆等於零，農業方法，老守傳統的錯誤之舊習慣，即以施肥一事而論，不用有效力之濕肥，偏用失效力之乾肥，又不明瞭本田土質所缺成分，按農作物種類所宜

懷安縣志

卷目

序

四

肥料；混濫施肥，迨至農穫減量，諉之農運，凡長此農業落伍，不知改良者。概由於無指針之書籍以資參考，負斯指導責者，抑亦縣志乎？科學時代縣志，多為騷人文士舞弄文墨之作品，不切事實之作品。現處科學時代，縣志主要原則，應為各實業專家之結晶作品；俾民衆奉為知識之導師。况處此國難嚴重準備民族復興時代，縣志之目標與使命，又得兼重是歟！

民國十九年春季：治城東門外四里許，四塔塔坡地方，發現古墓。墓中陳列器物，旗幟，漆匣，圖章，均與古代人種，國防，官制，藝術文化，種種歷史；關繫鉅大！惜當時發掘人士，無此項考古知識，致錯過良機，縣署所存墓物，恐日久湮沒無復覩者，特附記其事於序末，望後人之注意焉

邑人牛漢昭懋齋氏

懷安縣志

緒言

邑之有志，所以記載方物，揆羅掌故，使宰斯土者得鏡稽其禮俗；居是邦者，藉諒知其鄉土。非第視一邦之文野，且關民族之盛衰；謂之政書，可也。方志云乎哉？懷安縣志，於康熙四十四年，創自前輩殷公邦翰，未克全功。陞西路同知，黎雲而去。及乾隆六年，辛酉，經名宦楊公玉遂始完成之。厥後，光緒二年，丙子，又經名宦李公廉夫續修，而纂成於蔭公士奇子。嗣民國四年，乙卯，前縣長管公君謨，以距續修之志，已四十年，亟應再整？曾發通啓，商榷耆老，期以共襄是舉；當時彼推此卸，無一玉成其事者，良可慨也！

這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歲首，

察哈爾省政府，成立通志館，飭縣「一面搜集材料，同時促成縣志」；此令一行，經蘇前縣長瀛仙，交由縣政會議，成立縣志編纂會，並推主任載筆；彼時予應張北亦修志事，且不願遺吳桑梓，遂斷然辭聘，同時

懷安縣志 卷首 緒言

五

登車北上。詎意蘇前縣長亦於此際調往康保，而長縣長佐綱來莘是邦；復經開會，仍議招予來就；當又派員面責大義，讓即還鄉；際茲場合，事齊事楚，誠屬兩難；不知者，謂我舍近求遠，其知者，當必謂我委實畏難思退耳。然以鄉土所關，無法遁避，不得已遂由張垣返縣；即經改組編纂會，成立縣志編修館，以景縣長爲館長，予爲主纂，楊君海春，宗君紹圖，夏君毅五，爲分纂，梁君象亭爲繕稿，其康君治宇，原亦被聘分纂，因他往未就；遂於三月十九日，即假鄉師地址，開始製表，着手查編矣。

夫作一邑之志乘，必須具有世界眼光，並長科學知識，與夫政治經濟及史地之歷久經驗，方足以徵往事，而順潮流；當光緒二年丙子續修時，國體未更，傳統一致，僅由程君子鳳改撰志首二十一篇，另由宗紳景會存續人文而已，餘襲乾隆辛酉舊志。茲際政體革新，社會演進，此六十年中，人事滄桑，世局萬變，如科第變爲學校，屯糧改爲徵銀，官制之重組，區警之劃分，交通之利往，物產之改良，以及名賢列女，嘉

言錄行，在在均須循名核實踏實闡揚；詎可苟且云爾已耶？誠如牛神燃齋序末所云：「當今縣志之主要原則，應爲各實業專家之結晶作品，俾民衆奉爲導師」，斯言實獲我心。我縣自改元後，專門輩出，以之結晶縣志，自必游刃有餘；顧予已衰朽，無志奮飛，唯借醫書，以消歲月，此調不彈久矣，且以空疏謙陋違予若是鉅任，曷克肩此？今以管穴相窺，詎非有玷邑乘耶？然已既事王侯，孰容再托高尙。惟有犧牲一切，力疾以從；謹遵 總理遺訓，夙夜匪懈，貫澈始終之努力工作也！

惟此次負採訪責者，原屬區長，嗣以中樞裁變，又復移責公安，轉任村長辦理；結果，填未翔實，又值兵燹卷帙，無獻可徵，致於進行上，受一絕大打擊，斯覺難耳。所幸 景縣長督導有方，而同人等均盡職，悉意網羅，埋頭苦幹，不分紀念與星期，概無一日曠。並於事前擬定所供通志材料，與編修縣志程序，即以原料共爲一爐，成品分爲兩作，一方不誤通志取材，同時稍具縣志簡型，專重事實，不尚詞華，惟求敏捷，不計體裁，但有所獲，書無不盡；凡屬事實不變，及原本詞意並

懷安縣志 卷首 緒言

六

無遺者時代性者，間取舊志；審與現代事實不符，或有新現事蹟，舊志未能包括者，均又另詳搜輯，以期達到科學化之整理也。及將材料送轉通志館，竟蒙函致過獎；雖享不虞之譽，反覺慚愧益多！迄今八月，並將縣志完成，亦云幸耳。然無所長，以視乾隆辛酉楊鏡之作，不及遠甚矣！

竊嘆天下事留以有待者，亦有因病而成者；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武子削脚，乃成兵法，予以去秋在羅被共規散，抱病還梓，本擬長期休養，不再問津，反有若是遭逢；毋亦失明削脚逼成之作業歟？然耶？否耶？予亦不能自解也。總之：是業也，乃爲予殫思畢慮，鞠躬盡瘁之最後一工作；如蠶作繭，繭成，蠶亦肅矣！無論成色如何惡劣，既經嘔汁組成，無法伸頭重造；惟望嗣之善整理者，有以洗其腐焉斯可耳。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十一月 主纂本縣西沙張鏡淵溥泉氏謹識

重修縣志序

甲戌初冬，吾縣重修縣志，稿已脫矣，行將付梓。長官名流，以及總纂，咸有序焉。或推為施政南針，生活楷範；或許為文獻結晶，專家導師；或認為文字膚淺，貽笑桑梓，可謂謙贊畢具矣。予何人斯？敢贊一詞？特有不獲已而言者，故本孔氏言志之意，用敢拉雜一言！

此次重修縣志，歷八閱月，較之乾隆辛酉初修，光緒丙子續修，為期頗久，內容似應精確詳明；然而所獲結果，猶不免間有一二未甚詳實者，何哉？人事較繁，門類增多，固係一因；然調查者無專人，而填表者，信手而已，豈非致誤之一絕大原因乎？幸賴縣長景公之熱心催填，始有數十表之認真填報，餘則大率敷衍。譬之，朽木亂石，焉能建造高樓大廈？故本書之成，十之七八，皆係同仁等觀念記載，是以自知其間有舛誤也。主纂張公，早感困難，曾於緒言中及之，似有未盡言者，故再表而出之，此非飾非文過；蓋用告來哲之有事於此者，欲求精確，切勿再蹈斯轍也！是為序。

懷安縣志

卷首

緒言

七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分纂楊普蔭謹序

續修懷安縣志序

昔邑宰蔭公士奇，因楊公大岷舊編，而續成懷安縣志；上溯朱明，下迄滿清，考核援引，存信闕疑，分門別類，皆萃成編。然至清光緒丙子而止，距今近六十載，在此階段，本縣幾同文獻之無徵；姑無論他，即民國改元，政體革新；口北割割，疆域轉轄，此種最大沿革變遷，均尚付缺；至如賦稅之繁雜，學校之增設，詞廟之存廢，天災人禍之類仍，官制選舉烈士賢婦等，更無參稽，俾閱者，第能數往，莫從知來。故接古續今，早為急務矣。

本年春，察省成立通志館，飭縣搜供通志材料。推聘張公溥泉主持筆政。元亦不揣謏劣，担任分纂。混跡其間，濫竽充數，枯腸窘腕，運用八月之久，雖經張公之南針時賜，同仁等之斷斷責難，然終不免為全璧之玷，寸心內疚，愧悚交深！不過馬負千鈞，蟻賦一粟，盡其能而已也。

夫縣志者，邑中之一史也。百里之境，數十年之事，亦云繁矣。然

懷安縣志

卷首

緒言

八

置身於斗室之中，埋首於案頭之上，日操三寸之管，欲將境內過去現在事實，揮灑無遺，則舍調查之外，別無蹊徑。嘗聞丙子修志時，元之先景曾公身與其事，曾懷鉛握槧，冒風犯暑，親出訪記。而此次悉製表調查，似較便利。但明達者，知關文獻，則填報尙加審慎，不厭周詳；聞亦有認作尋常，虛與委蛇，致執筆時，半據表冊，半佐理想，牽附掛漏，當亦不免，此工作中所感到者。至本志內容及經過，邑宰景公及主纂張公已先我而言，不再贅述。茲者屆滿功成，行將付梓，迴憶過去，拉雜數語。敢告不敏。是為序。

分纂宗體元

懷安縣志首次集稿姓名錄 年月無致

編訂姓名 次家籍貫 略

初業 殷邦翰 奉天人 前任懷安縣知縣陝西涼州道

訂同 林盛 大新廣 清慶實生

業 武一韓 山新 前任懷安縣知縣

道 周昇 本縣人 清武生

懷安縣志 卷首 修志錄 九

懷安縣志第一期纂修姓名錄 清乾隆六年

編訂姓名 次家籍貫 略

楊大崑 玉山 山東 前任懷安縣知縣

錢戢曾 集新 浙江 清懷遠知縣子科舉人

孫玉剛 元作 江西 前任懷安縣守都司

曹運 有直 安徽 前任懷安縣儒學教諭

施有典 浙 浙江 前任懷安縣典史

胡鴻 浙 浙江 前任高全縣縣丞

懷安縣志 卷首 修志錄 十一

喬峻 晉 本縣人 清武生

張仰說 燕 本縣人 清王子科副榜

張文英 中 本縣人 懷學鳳生

張如栻 南 本縣人 懷學鳳生

阮憲 本縣人 懷學鳳生

王之屏 本縣人 清武生

陳天第 本縣人 懷學附生

懷安縣志第二期續修姓名錄 光緒二十二年

訪探	林 啟	梓 重	葉 耕	葉 耕	做 校	訂 參	懷安縣志	徐 登 甲	馮 兆 吉	宗 光 熙	劉 鳳 鳴	程 燮 魁	蔭 祿	姓 名
林 瑞	林 旭	廖 瑞	廖 少	宜 雅	蕭 誠	蕭 崇	卷首	先 子	蕭 誠	蕭 慶	佩 文	鳳 子	奇 士	次 孫
本 縣 人	天 安 縣 人	黃 崖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修志錄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東 鹿 人	成 縣 人	白 旗 人	籍 貫
清己酉科拔貢生	清懷安縣典史	清懷安縣都司	清鳳陽生	清恩貢生	癸酉科拔貢生	清恩貢數官安西舉	十一	清附貢生	清候選訓導廩貢生	清候選訓導廩貢生	清懷安縣學教諭	清懷安縣知縣	清懷安縣知縣	歷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懷安縣志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訪探
劉 廷 佐	楊 子 魁	李 璋	王 僅 猷	閻 運	楊 永 培	馬 履 坦	卷首	王 時 忠	賈 忠	馬 萊	樊 再 傳	馬 文 選	賀 文 敏	趙 鶴 林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修志錄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山 蓬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本 縣 人	
清德學附生	清德學附生	清德學附生	清德學附生	清德學附生	清乙亥科舉人	清德學附生	十一	清德學附生	清甲子科武舉	清德學附生	清德學附生	清附貢生	清德學附生	清辛酉科拔貢生	

修志職員表

職別	姓名	次第	籍貫	履歷
總纂	景佐綱	本溪	遼寧	國立北京政法專門學校畢業歷任遼寧復核知事及遼省宣化懷來等縣長
纂修	張鏡淵	泉	懷安縣	河北省縣長考試委員曾任取佐怡興訓政學院畢業曾任宣化省城會館主任北河政府委員第二科主任天津小產學校訓育主任察省第一師地四師教員北山西文獻館北青縣察多倫西兩縣各縣政府秘書科長等職
纂修	楊普蔭	奉	懷安縣	直隸高等師範畢業立南師第一屆附屬學校教員曾任本縣第二高初級小學校長本縣教育局局長兼省辦二職業學校文利教員
纂修	宗體元	關	懷安縣	宣化師範學校畢業曾任本縣師範學校教員縣黨部幹事
纂修	夏敦倫	五	懷安縣	本省中學畢業曾任高毅小學校教員中央陸軍騎兵第二師司令部中尉書記
纂修	張達三	五	懷安縣	北平國立法政大學保定河北省立農林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地方人員前縣畢業曾任教育督學廳秘書司司令部軍官本縣建設局局長現充本縣第三科科長
記書	梁壽先	卒	懷安縣	本縣師範學校畢業曾任本縣小學教員暨本省省城辦事處本縣小學
採訪員	賀俊臣	備	懷安縣	本省第一師師範畢業曾任本縣第一師附小主任及高毅教員現充宣化師範畢業曾任小學教員及本縣高毅小學校事務員現充國風教育委員
採訪員	李維寰	瀛	懷安縣	工化軍級師範畢業現充本縣軍區教育委員
採訪員	張貢珍	廣	懷安縣	察省第一師師範畢業曾任任豐鎮第一高小教員現任本縣北區教育委員
採訪員	王崑	廣	懷安縣	內政部高等警官學校畢業歷任本縣公安局局長
採訪員	苑玉綸	瀾	懷安縣	前充察省民政廳科員現任第二區公安分局長
採訪員	賢亦貞	瀾	懷安縣	

懷安縣志

卷首

修志錄

十三

職別	姓名	次第	籍貫	履歷
採訪員	鄭繼法	章	河南	現任本縣第三區公安分局長
採訪員	李維疇	田	懷安縣	本省警官補習所畢業前充本縣公安局督察員現任第四區公安分局長
採訪員	郭萬福	查	懷安縣	現任本縣第五區公安分局長
採訪員	牛漢昭	山	懷安縣	天津北洋師範博物專修科畢業曾任高毅小學校長教員順直省城會館員曾任北河立乙種工業校長山西騎兵第七旅書記官騎兵第七師軍需處處長中央黨部委員騎兵第三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
採訪員	李煥瀛	山	懷安縣	曾任本縣高小師範各級教員教員會會長縣黨部所長縣黨部所長縣黨部所長
採訪員	唐壽椿	棉	懷安縣	察省第一中學又直隸法政專門科畢業曾任省中學校教員張家口市黨部執行委員本縣財政局局長現任縣政府第二科科長
採訪員	牛漢融	海	懷安縣	北京法政大學畢業陝西考取縣長曾任任耀州縣長
採訪員	張志端	方	懷安縣	辭職部部度合格曾任內政部登記合格縣長曾任任本縣財政局局長及察哈爾省黨部秘書等事
採訪員	張國柱	亭	懷安縣	察省第一師師範畢業曾任內政部登記合格縣長曾任本縣建設局長及省立第一師師範教員現充本縣北中學校校長
採訪員	李嶸	青	懷安縣	宣化師範畢業現充本縣勸業所所長財政所所長縣議會議長教育局局長
採訪員	李昶	芳	懷安縣	前清舉人歷充本縣西區副學員參事會參事
採訪員	李鍾景	天	懷安縣	保定全省警務學堂畢業歷充本縣北區區官兼鎮高小校長張家口育樂中學教員育化之師二職業學校教員省立第一中學校漢文教員
採訪員	康萬全	才	懷安縣	保定高等師範畢業曾任任本縣縣立高小校長教育委員保衛團團長
採訪員	宗起元	喜	懷安縣	宣化中學畢業並在中華大學肄業二年曾任本縣中區副學員兼縣會議員

懷安縣志

卷首

修志錄

十四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名譽
徐壽祺	葉承禧	趙文魁	時和	治永隆	馬鐘驥	閻守忠	李世科	俞克和	張述曾	
介	怡	本	鳳	登	體	屏	子	子	效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懷安縣	
前清候選知縣充強北多倫等縣政府秘書現充張家口市商會秘書	北平內政部高等警官學校畢業現充本署警官補習所教務長	直化初級師範畢業現充本縣高等小學校長候補分區編制五小學校長	直化師範畢業現充本縣與張家口各高級小學教員現充省立張家口女子師範學校文書兼圖書館員	曾任本縣參事會辦事	奉天盛縣區農會幹事	本縣鄉村師範畢業	本縣鄉村師範學校畢業現充小學教員	直化工業職業學校化學科畢業	本縣乙種工業學校畢業	

懷安縣志 卷首 修志錄 十五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非積十年之經驗不可中國之命運全視吾人對於此目的之奮鬥與否而定今余雖死而此心不死願我同志繼承遺志繼續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



懷 安 縣 長 景 佐 網 肖 像

懷 安 縣 志 編 修 館 全 體 與 縣 政 議 會 出 席 人 員 合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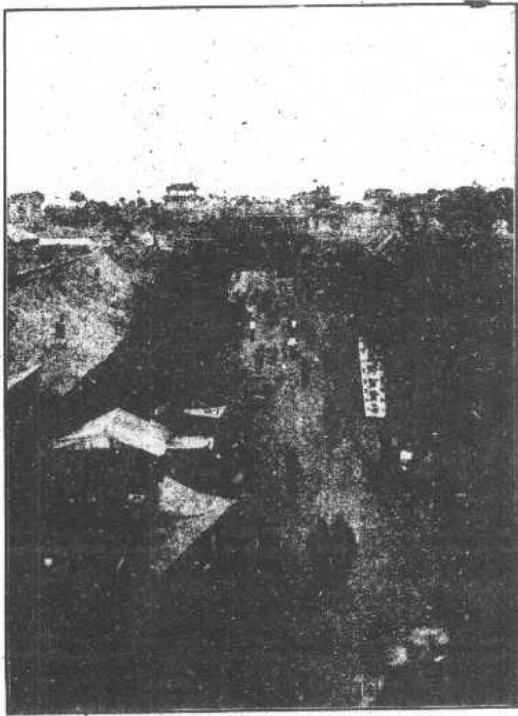


後排自右至左(一)辦事處守志(二)書記梁壽先(三)分纂宗體元(四)分纂楊井隆(五)分纂夏敦倫(六)秘書袁興業(七)教育會代表趙紹漢(八)一科長關恩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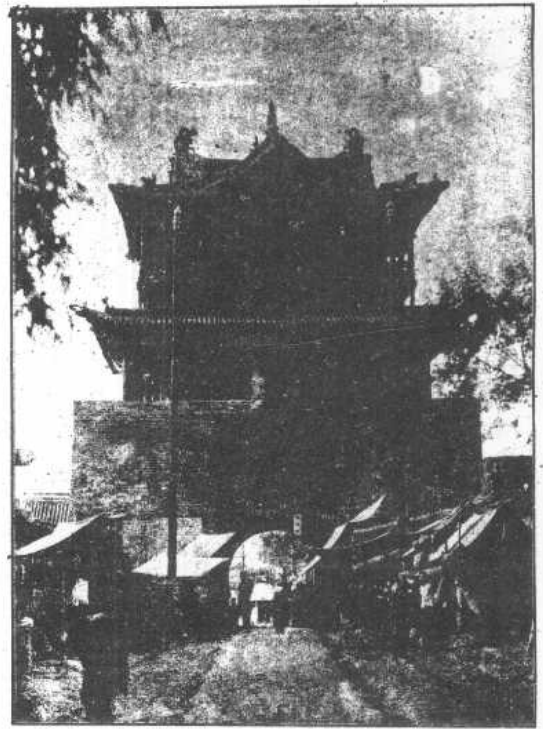
前排自右至左(一)三科長張達三(二)農幹事長康萬全(三)總纂張鏡淵(四)縣長景佐網(五)商主席李煥誠(六)公安局長苑不倫(七)二科長唐壽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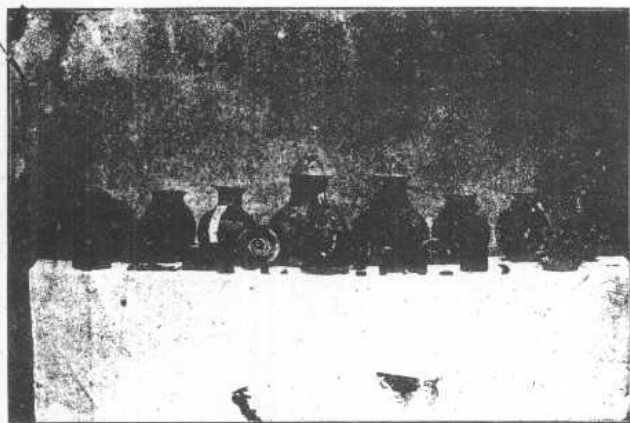
懷 安 縣 志 編 修 館 總 纂 張 鏡 淵 肖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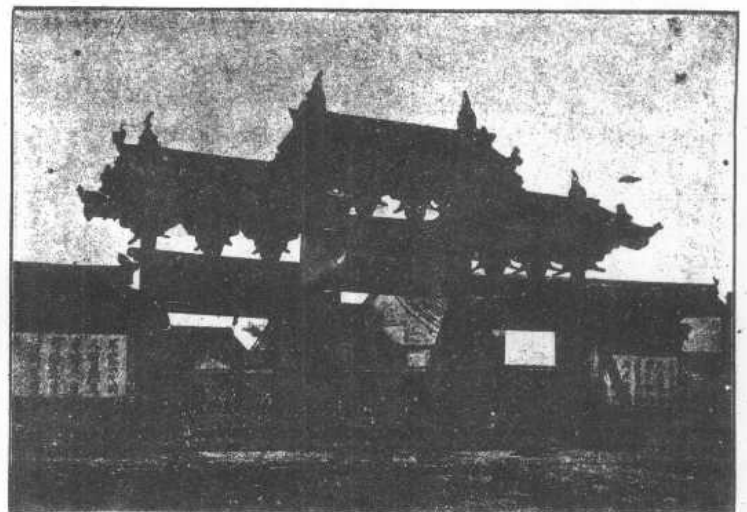
街 大 東 城 治



閣 皇 玉 城 治



物 古 有 公 縣 安 懷



廟 子 孔

懷安縣志

凡例

- (一) 懷安縣志，創自乾隆六年，續修光緒二年，距今又越五十八載。茲因察省創修通志，徵取材料，並令重修縣志，善政也！惟以國體鼎革，政治繁新，所有舊志材料，均與現代不合；其間損益求全，考信補亡，殊費策討；較之創編，有過之無不及。非敢妄肆更張，實因時代之需要，非此不可也。
- (二) 本志定為七綱，志餘一；七十九目，分十卷。所採文字，注重普及一般，遵照部例，但求通暢，力避艱深，以期易曉，而便瀏覽。
- (三) 舊志沿革，原以遼金元三史，折衷參訂；其間或置或廢，追述頗詳，姑仍其舊。惟將光緒二年以後之近代沿革，略加考敘，藉以補其缺焉。
- (四) 舊志星野，前宰殷武二民，以界連雲中，兼占昴宿；而楊氏從巨鎮志謂屬尾宿；考測紛歧，莫衷一是。本志依照中央頒定修志事例，

懷安縣志

卷首

凡例

一

- 以經緯為標準，較覺精確。
- (五) 舊志於山川，僅記其名稱方向而已。本志並將山脈來因去向，高度面積，有無泉水草木，及與民利害關係，詳為敘述，俾閱者有所考證。
- (六) 舊志以食貨獨立一志。今將民政，財政，實業，教育，司法，軍務。均列政治志內，以一系統。
- (七) 舊志沿革舊習，忽視道路；所有村莊，僅註距城里數，而於省縣市路之聯貫通過，概未詳及；其汽車鐵路，電報電話，更無論矣。本志特增交通志一，俾食衣住行，四者兼重，咸知利有攸往也。
- (八) 舊志不重生產，所有方產，附列食貨志內。本志特列物產志一，儘將動植礦物，盡量搜集，分類詳述，俾資利用，而厚生焉。
- (九) 舊志名宦，附於秩官；科第，列於選舉。今則政治革新。選舉科第，不能混為一談。本志依修志事例，統列人物志內，俾得包羅不漏。

(十) 本志人物，除名宦在任，孝義生存者，例不得錄外；惟關賢淑婦女，當茲世風日下，則對列女，尤宜特別重視；無論是否生存，已未請旌，但與年例相符，皆得備載；庶使冰心勁節，永垂不朽。

(十一) 本志藝文，文字與藝術並重；但以有關風土政教，或美術堪稱者為限。若與掌故無涉，實從闕云。

(十二) 舊志原列武備志，秩官志，今已雖成過去陳迹，然皆饒有歷史觀念，似未便遽爾刪去。本志仍因先例，姑存舊觀；以資考古證今，得明沿革之真像。

(十三) 本志附志餘一門，凡屬不能并列他門者，均得羅列志餘以內，庶免掛一漏萬之虞。

(十四) 舊志以災祥，附載食貨志內。今以大事記分年紀載，附列志餘門內，以期便於檢閱。

懷安縣志

卷首

凡例

二

懷安縣志

目錄

卷一

疆域志

沿革 經緯度 四界八到 幅員 形勢 山水 土質 村莊 古

蹟 名勝 關隘 氣候

卷二(政治一)

政治志

官制 縣政府，教育局，建設局，財政局，區公所。

自治 縣參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水利委員會，農墾推廣所，救濟院。

戶口 風俗(婦女生活附)

警察 民團 衛生

宗教 典祀

卷三(政治二)

懷安縣志 卷首

目錄

財務

田賦 稅務 雜捐

實業

農業 工業 商業

教育

學校 民衆教育館

司法

承審制(看手所附之)

軍務(軍事收)

軍制 驛站

黨務

卷四

建置志

城池 官署 營壘 倉庫 市場 堤壩 溝渠 橋梁 堡寨 祠廟

卷五

交通志

省路 縣路 村鎮市路 鐵道 汽車路 電報 電話 馬駝及行人

路

物產志

動物 植物 礦產

卷六(人物一)

人物志

秩官 名宦 鄉賢 科第

卷七(人物二)

選舉 孝義 烈士 流寓 列女

卷八(人物三)

中等以上畢業生

卷九

懷安縣志 卷首

目錄

藝文志

著作 題詠 書畫 武術 諺語

卷十

志餘

大事記 軼事 遺聞 文昌書院租息 樺林交涉 古物發現 大學
貨費小學補助費 圖書館閱報所 修志經過

懷安縣志卷一

疆域志

沿革

懷之疆域，在漢初屬上谷郡，武帝時曾設奇輿，乃為今縣之胚胎；自唐穆宗長慶二年，置懷安縣，屬新州；邑之得名，自此始焉。惟自東晉以迄元末，迭遭淪沒，廢置益繁；中間或為縣，或為鎮，瞬息萬變，大有飄搖不定之勢；溯及當年，心甚惘然。及朱明光復，置懷安衛於廢縣之西；其西陽河，柴溝堡，左衛，猶歸西路參將範圍，未入治內。迨清康熙三十二年，改衛為縣，并西柴左三鎮付之，屬宣府，隸直省；縣之區域與位置，始穩定焉。至民國十七年，中華革命，北伐成功，廢區改省；即以口北道原轄十縣，與察屬口外六縣，劃組一察哈爾行省；懷安至是又脫離河北，轉入察籍矣！

再頁 冀州之域。
商 屬冀州。

懷安縣志

卷一

沿革

周

屬幽州。 赧王時，燕置上谷郡，築長城。

秦

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屬上谷郡。

漢

初，上谷郡，武帝元封元年，為奇輿縣，屬幽州部。

考官續志，元封元年，分天下為十三郡，更郡守為太守，其屬縣治，以令上谷郡屬幽州部；領縣十五，一曰奇輿！（註奇輿，今懷安衛），按此置縣之始。

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復屬上谷郡，縣尋省。

獻帝建安十八年，省幽并二州歸冀州。三十五年，魏丕篡漢，復置幽并二州，是時府地屬幽州，縣地沒於匈奴。

晉

武帝太康元年，分上谷地，置廣寧郡。

成帝咸康四年，沒於後趙石勒。

穆帝永和六年，沒於燕慕容皝。

帝奕太和五年，沒於秦苻堅。

孝武太元元年，沒於後燕慕容垂。二十一年，沒於魏拓拔珪。

宋

順帝昇明三年，元魏合上谷廣寧為東燕州，改其縣下落曰文德。

按官續志 下落今鎮城。遼史地理志，文德縣本漢文祈縣地，元魏置。唐為武州，遼屬歸化州高勳鎮；燕秦分文德縣地，置懷安縣。

陳

武帝永定二年，北齊改東燕州為北燕州。

太宗貞觀八年，改北燕為媯州，其武州西沒於突厥者，咸取之，屬河北道；是時縣廢為懷荒鎮。

按遼史地理志，懷安縣本漢奇輿縣地，歷魏至隋，為突厥所據，唐克頡利，縣遂廢為懷荒鎮。

元宗天寶二載，改媯州為媯川郡，山後諸縣屬之。其武州仍領縣文德。

穆宗長慶二年，置為懷安縣，屬新州。

考官續志長慶二年，改媯川郡仍為媯州，領縣一懷戎。改涿鹿為新州，領縣四：永興，礮山，龍門，懷安，按此懷邑得名之始。

懷安縣志

卷一

沿革

後唐

武宗會昌年，置山北八軍：新州曰武定軍，縣屬之。

宋

莊宗同光二年，改武定軍為威塞軍。

瀧王清泰三年，晉石敬瑭割山後諸州賂契丹；契丹建國號曰遼。是時縣地入遼，屬奉聖州；尋改屬大同府，隸西京道。

真宗祥符七年，契丹分歸化地，置德州。（今左衛地）領縣四：一懷安，（即今縣地）一威齊，（今左衛西北）

按遼史 歸化州，本唐之武州，遼改名歸化州，領縣文德，後分文德地，置懷安縣，屬奉聖州；尋改縣，屬大同府。其德州唐會昌中，以西德店置。遼開泰八年，以漢戶復置，領縣直德，故漢，桐廬縣地。

徽宗宣和四年，金陷契丹，舊武新媯等州，以其來歸。六年，復陷於金，仍屬西京路。

孝宗乾道三年，金改歸化州為宣化州；復更為宣德州，省德州，

以所屬縣屬之。

按宣德，即今宣化縣；舊爲文德縣，即漢下落縣故地，金大定二十九年，更名。

光宗紹熙三年，金置撫州，尋升爲鎮寧軍。領縣四：一集寧，（今縣西北）一威寧。

理宗景定元年，陞撫州爲隆興府，割宣德之懷安等縣屬之。初屬宣德州，中統三年，改屬興和路。

洪武二年，取興和路。三年，宣德諸郡縣皆平，徙其民於居庸關。改宣德曰宣府，縣廢。二十六年，置懷安衛於懷安廢縣之西二十里；（即今縣治）以北平都指揮使司領之。

永樂十六年，革北平都指揮使司，衛隸京師。

宣德五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以懷安諸衛所屬之，隸京師如故。正統三年，宣府設巡撫都御史，統轄關外之諸衛地方。

明元

懷安縣志

卷一

沿革

三

成化十年，置分守西路參將於柴溝堡；以張家口，萬全，左衛，膳房，新河口，屬上西路；洗馬林，柴溝堡，西陽河，懷安，屬下西路。

崇禎八年，以上下西路，並懷安南界之南山路，隸分守道。順治八年，以懷安衛屬萬全都司；裁宣府巡撫，及柴溝堡參將等官。

康熙四年，改隸山西，尋仍舊。二十七年，台臣條奏，衛所歸併州縣，都覆仍舊存留。三十二年，改懷安衛爲懷安縣；併左衛，柴溝堡，西陽河附之；屬宣化府，隸直隸省保定布政使司。

道光二年，改萬全驛丞，設巡檢，駐柴溝堡。

中華民國二年，中央劃一行政官廳組織，裁儒學典史及柴溝堡巡檢等官，並裁宣化府知府；懷安直屬口北道，縣界仍舊。

民國十七年，南北統一；遷國都於南京，改北京爲北平。易直隸省爲河北，進察區爲行省；隨裁道缺，即以口北道所屬十縣，與察區

原轄張北，多倫，沽源，康保，寶昌，商都六縣，合組一察哈爾省；懷安縣屬之；定爲三等縣，直接省政府。並施行村制，各區分設區公所。二十三年五月，奉令裁區公所，村政由縣政府兼理。

經緯度

懷安縣位於察哈爾省之西南部，居外邊境之內。全境經緯度：東起東經一百一十四度四十二分，西迄東經一百一十四度八分；南起北緯四十九度九分，北迄北緯四十九度五十分。

四界八到

本縣區域，歷代不同，自清康熙三十二年改衛爲縣，始行劃定，相沿至今，並無變更，其在清以前，歷朝伸縮，另詳沿革志。茲僅就現在區域之四界八到，分述於左：

北界萬全縣境，距縣城九十里之得勝堡與之接壤。

南界陽原縣境，距縣城四十五里之馮家莊與之接壤。

東界宣化縣境，距縣城八十里之太平寨與之接壤。

懷安縣志

卷一

經緯度 四界八到 幅員

四

西界山西省天鎮縣境，距縣城三十里之枳兒嶺與之接壤。

東北界萬全宣化兩縣境，距縣城八十里之許家莊與之接壤。

東南界宣化縣境，距縣城三十里之北口堡與之接壤。

西北界綏遠省興和縣境，距縣城一百里之馬市口與之接壤。

西南界陽原縣，及山西省天鎮縣境，距縣城五十五里之馮家溝與之接壤。

幅員

本縣全境面積九千五百方里。東西廣一百一十里，南北袤一百三十五里，周圍約共長五百九十里。

懷安縣志

形勢

懷安縣介於宣大之間，外毗邊塞，內屏幽燕，羣山糾繞，地極險要；漢唐以來，或屬中國，或淪異族，早為兵家所重視；迨至宋明，尤為敵衝，警屢至焉。成化十年，置分守西路參將於柴溝堡，以張家口，萬全，左衛，膳房，新河口，屬上西路；洗馬林，柴溝堡，西陽河，懷安，屬下西路。現張家口，萬全，膳房，新河口，洗馬林等處，已屬萬全縣；而左衛，柴溝堡，西陽河，并歸懷安，其扼要更甚於前。蓋西陽河柴溝堡左衛，在明時當西北之要衝，為東北之屏障；李信屯居懷安天鎮之交，尤為宣大咽喉。故舊志云：「李信屯以一旅當之，首尾咸應，不惟止遏北兵，亦可潛消意外」，如李信屯失，懷安不保，宣大隨危，而居庸震驚矣。此懷安縣在昔形勢之衝要，而謂為燕京鎖鑰者，良有以也！自清入關，蒙古內向，邊塞晏然；然對李信屯西陽河左衛柴溝等地，仍未輕視，設官屯兵，儼如前代，其要害可知！今者五族一家，固無防

懷安縣志

卷一

形勢

五

禦之必要；然以安不忘危，既具天然形勢，又有古人控制遺跡可尋，詎可任其湮沒乎？爰述古今形勢變遷之大略，分志於下：

懷安在明代之形勢

古代戰術，純用人力，故每依山河為險要。懷安縣境，萬山叢列，又居洋河上游，古昔稱為要地。迨至宋明光復，中原雖已統一，而元裔盤踞蒙古，猶不時南下；懷安既處邊地，適成內地門戶，故屯兵設將，不遺餘力，在當時以縣之西陽河李信屯柴溝堡為尤要，而左衛渡口堡次之。緣西陽河位於縣之西北，為通興和大道，山峯聳蔽於北，洋河臨灌於東，依山傍河，攻守自易；李信屯位縣之西，兩山夾峙，山盡處察與大同接壤，屯兵一旅，敵不敢東，故視為宣化咽喉焉；柴溝堡據東西南洋河之會合處，三面環山，西可控制西陽河，援應李信屯，東向又能回顧左衛之急，實為西路之中樞也。至渡口堡，介柴溝堡西陽河之間，背山面河，聲息相通，在軍事上亦占重要之地勢也。左衛居洋河南岸，與張家口新河口相望，東可屏蔽宣化，北可援應張新兩口，亦屬扼要重鎮

矣。此為懷安在明代時之形勢大略也。

在清代之形勢

滿清入關，蒙古內附，本縣形勢，隨之大變，向之視為邊疆重地，今又無設防之要矣。柴溝堡西陽河左衛三鎮，雖仍設官駐兵，然不若前朝之汲汲也。山川仍舊，而形勢已隨政治轉移矣。蓋在清時，其重心又轉至縣城，考本縣治城，扼據紅塘水溝，兩山延夾，一水中流，向為燕晉孔道，足以控制東西；觀庚子之亂，清帝遷西，即取道於此，足徵城形勢之一斑矣。

在民元後之形勢

自平綏鐵路成，而本縣形勢又為一變。自該路經過柴溝堡後，向之燕晉孔道，一變而經柴溝堡矣。蓋此地既踞天險，兼有鐵路之便，其形勢重要，更倍於昔，非但管鑰燕晉，並可嚆咷張綏，軍事家又視為重地，故民元以後，國晉之戰，晉奉之戰，每屯重兵於此。

最近之形勢

自北伐告成，國都南遷而後，防海重於防陸，西北較緩東南，且五族一家，邊境化為腹地，懷安無論如何險要，固無形勢之可言矣。然以蘇俄虎視於北，而外蒙狡焉思逞；日本雄據於東，而漢奸意圖不軌，外患日亟，國防豈容遲緩？雖云戰器進步，天險失憑，然空戰猶如陸戰，有領土始有領空；為將來屏障內地，鞏固國防計，本縣形勢又如前明之衝要矣。今日者柴溝堡固是要衝，而左衛鎮亦未可輕視；蓋古者寇在西北，故以李信屯西陽河為重地；今則患在東北，左衛乃適當其衝矣！

懷安縣志

卷一

形勢

六

懷安縣志

山水

嘗考我國東南近水，故多風流瀟灑之士；而西北多山，故有敦厚樸實之風，是山水竟能變換人之氣質也，如此。且東南土地肥沃，民多富庶；而西北土質礫薄，民反瘠貧，是山水並能轉移民之經濟也，又如此。然則水為富庶之原料，而山乃人類生活之障礙物乎？曰：非也。水固能肥田致富，而山亦有寶藏存焉。所以未獲其利者，特未盡其人事耳。苟使地盡其藏，其利益或可駕東南各省而上之焉。我懷安萬山環抱，何地無財，河流四達，到處逢源，惟未知利用，致使貨棄於地，水任其流，故未獲山水之利，僅受其害，又奚怪乎民貧而地瘠也耶？若能本我敦厚樸實之精神，悉心研究，務將山水澈底利用，則富庶可立而待也；惟視努力與否耳。茲將本邑山水志出，聊為關心桑梓者之一助焉。

山脈

本縣羣山叢疊，蜿蜒起伏，佔全面積三分之二以上，約有六千餘方

懷安縣志

卷一

山水

七

里。考其山系，均為陰山支脈。是脈入本縣者，又分兩幹五支：由西北來者，為陰山正幹支脈。由西南來者，為陰山支幹——恒山——支脈。一陰山脈：由綏遠境東來，其正幹東北行，為內興安嶺。其支幹東南而行，盤踞縣境之北，又分為二支；其一沿東洋河之北，東北行，為與張北縣之分界，長城踞其上，又東行，入萬全境；其在本縣者，即孤山，北高山，大西山，寨兒嶺，黑龍洞山，是也。其一在東洋河南岸，為東西兩洋河之分水嶺，至柴溝堡附近而止，即本縣之馬頭山香爐山出氣山廟山是也。

一陰山支幹恒山系：由渾源經大同天鎮陽原而來，入縣境分為三支：一由天鎮東行，至柴溝堡附近而止，為西南兩洋河之分界嶺，其最著名者，為雪嶺，華山，與花山焉。一由天鎮東北行，繞紅塘溝北至左衛附近而止，為南洋河與紅塘河之分界嶺，即形成本縣之梔兒嶺，鳳凰山，虎窩山，平頂山，雲頭山，栲栳山，駱駝山，白腰山，水溝口山，饒頭山，沒皮山，紅塘山，香爐山，香水山，等是也。一由陽原東北行入宣化

境，形成本縣之熊耳山，九旗山，石山，黃臘山，鷄子水山，青峯山，大王山，玉峯山，虎尾山，九龍岡，華皮嶺，瓦礫山，白雲山，朝陽山，等是焉。總觀本縣為陰山五支盤踞，故萬山攢簇，地勢高亢，山峯多而平原少也。茲按其支脈在本境有名可稱者分志於下：

孤山——在縣城西北，距城八十餘里，純係石質，不能耕種，無泉水草木，面積約三百餘方里，高約一千尺以上。

北高山——在縣城正北。距城八十里，石質，無泉水草木，不能耕種，高八百餘尺，面積約一百方里。

大西山——在縣城正北七十里，石質，不能耕種，無泉水草木，高九百餘尺，面積三百二十餘方里，其在羊套溝村正北，下有一洞，深不可測，每以雞犬投之，頃刻毛飛洞外，現用石板蓋之，只留一隙，以防人畜

誤陷云。其四處，名大箭山，俗稱箭豁，距羊套溝村西北五里，相傳北宋時，楊六郎與胡人訂約，請胡人讓給一箭之地，此山凹處，即當年箭

落處也。故諺有「腳踏雁門關，箭射大青山」之語。再西有名大崗丈崖

懷安縣志

卷一

山水

八

者，在東洋河村北十里許，亂山中有一高峯，壁立千仞，崖中有一古洞，終年結冰，盛暑不化，前有一石直立，方可為丈，形如桌然，登潔平滑，極難難以樹木花草，饒有景緻，旁有羊腸小路，蜿蜒登嶺，俯視崖下，人小如豆，西北空隙，每有黑紅雲起，隱聞雷聲時，即遭雹災，村人急具香楮望洞祭之，有時雲散雷止焉。故每年於夏歷三月望日，即在村中龍神廟設醮演戲，屆時即同優人攜帶樂器，至洞吹奏，並演戲一齣，燃放花炮，冀免雹災云。按本縣五區雹災，每起於是處，散擊各村，毋亦為是洞寒氣作怪歟？是又急待天文地理家所研究以征服之也。

寨兒嶺——在縣城正北七十餘里，石質，間有淺草，無泉水，高約二百餘尺，面積五十餘方里。

黑龍洞山——縣城北七十里，土石相雜，有草可收羊，不能耕種，無泉水，高一百八十餘尺，面積約有四十方里。

以上各山係陰山支脈之一。
馬頭山——縣城西北九十里，渡口堡北二十五里，石質，不能耕種，無

草木，高二百餘尺，面積約二百七十里，上有石邊牆，是爲外長城，沿山巔磚台無數，嘗發現鐵炮槍頭等物，舊志載「山有水關洞，洞外有泉，盛夏亦極寒」云。

香爐山——縣城北九十餘里，在盤道門前，土少石多，有草無泉，不能耕種，高一千尺，面積約一百五十方里。

出氣山——縣城北九十餘里，在趙家寨東北，土石相雜，有淺草可牧羊，無泉水，不能耕種，高五十餘尺，面積約二十方里，山巔翠嶂，半坡有穴，如碗口，逢冬則出氣積雲，故名。

廟山——縣城西北一百里，沙石質，不能耕種。無草木泉水，高二百餘尺。面積約二百方里。

以上各山又係陰山支脈之一。

雪嶺——縣城西北八十里，石質，無泉水草木，不能耕種，高約一千尺有奇，面積約一百餘方里。

華山——縣城西北七十餘里，高約八百餘尺，面積約一百五十方里，土

懷安縣志 卷一 山水

九

石質，有淺草，下有泉水，不能耕種。

花山——縣城西北三十里，高約一千餘尺，土石相間，不能耕種，有淺草，可收羊，其分脈盤繞柴溝堡附近，多土質，坡麓之間，尙能耕種。

全面積約六百五十餘方里，其主峯上，有寺院，泉水，石洞，花草樹木，又稱爲龍洞山，另詳名勝志。山陰距紅泥坨村南三里，有白石碑一，上鐫「桃花女」字樣，上人相傳係桃花女墓遺蹟云。

以上係恒山系一支脈。

相兒嶺——在縣城正西三十里，高約一千餘尺，土石質，山麓尙能耕種，面積約七十餘方里。

鳳凰山——縣城西南三十里，高約一千五百餘尺，土石質，不能耕種，面積約四十餘方里。舊志云：「首尾兩翼俱肖，望之欲活。」

虎窩山——在縣城西南三十里，高約三千餘尺，石質，不能耕種，面積約四百餘方里，其支在魏寧莊者有泉水。舊志云：「山上有虎窩寺，相傳爲漢壽峯寺舊址。明成化丙午年，有僧德玉卓錫於此，先爲異虎所據，

僧至而虎遁去焉，故山與寺，皆以虎名。有二洞：一洞在寺西南數十步。冬時暖氣如蒸。一洞在寺北數百步，盛夏水凝成冰，入秋漸釋。乃爲本縣八景之一」。

平頂山——縣城西三十里，土石相雜，不能耕種，淺草滿麓，其支在西李家莊者有泉水，高約千餘尺，面積約三百餘方里，舊志云：「……在懷安天鎮兩界間，上有天穹洞，四圍險峻，一穴而入可避兵」。

雲頭山——縣城西南三十里，土石相雜，有淺草，山麓可耕種，無泉水，高約一千餘尺，面積約一百二十餘方里。舊志云：「……雲覆其巔卽雨，邑人岳倫有神石生雲詩」。有洞，名斑石，相傳爲仙人煉丹處。

栲栳山——城北八里許，石質，無泉水，麓爲土質，尙能耕種，高約二百餘丈，面積約八十餘方里。有斑石。舊志云：「石有松紋，可爲屏廬」。

駱駝山——城北二十里，係土質，坡能種植，其支在朱家窰者有泉水，高約一百餘尺，面積約一百五十方里，以形得名。

懷安縣志 卷一

十

白腰山——縣城東北三十里，係土質，無泉水，坡可種植，高約三百餘尺，面積約一百九十方里。舊志云：「……孤峯插天，腰有白土，遠望如帶，土人取以壅壘」。

水溝口山——縣城南十五里，土石相雜，生淺草，不能種植，泉水滾滾出焉。高一千餘尺，面積約七百二十方里，舊志云：「……兩山巍峙，百丈有奇，其陽有海眼泉」。

饒頭山——縣城東北四十五里，土石相雜，無泉水，有淺草，不能種植，高約五百餘尺，面積約佔四十餘方里，以形得名。

沒皮山——縣城東北五十里，純係石質，無草木泉水，故名。

紅塘山——縣城東北五十里，土石相雜，有草無泉，下臨紅塘河，上有懸空山，高約四百餘尺，面積有三百五十餘方里。

香爐山——縣城東北五十餘里，土石相雜，無泉水，生淺草，不能種植，高一百餘尺，面積約二十方里，以形得名。

香水山——縣城東北五十七里，土質，無泉水，坡可耕種，高約一百

餘尺，面積約佔十八方里。

以上係恒山系又一支脈。

熊耳山——縣城南二十里，石質，不能耕種，其支在紐家寨者有水泉，高一千餘尺，面積約一百四十餘方里。

九旗山——縣城南二十餘里，無泉水，巔爲石質，坡土質，有茂草，以形得名，高一千餘尺，面積約佔五十方里。

石山——縣城東南二十餘里，有飛泉，土石相雜，生茂草，不能耕種，高約一千餘尺，面積約佔七十餘方里。舊志載：「……勢端形尊，支龍環繞，兩峯對峙，下有飛瀑，盤旋十餘里，始出山」。

黃臘山——縣城東南三十五里，土石相間，坡能種植，無泉水，有茂草，高約八百餘尺，面積約四十餘方里。

與賽嶺——舊志載：「城東南三十里，山腰時多雲霧。」

鷄子水山——縣城東三十里，土質，有淺草，坡能種植，其支在獅子口者有泉水，高約八百餘尺，面積約一百五十餘方里。

懷安縣志 卷一 山

十一

青峯山——縣城東四十里，土石相雜，不能耕種，有草無泉，高約三百餘尺，面積約五方里。舊志載：「山有洞，名曰雲巢」。

大王山——縣城東三十五里，土質，可耕種，無泉水，高約五百餘尺，面積約四十餘方里。舊志載：「……相傳周德威駐兵於此，今將臺尙存」。

玉峯山——縣城東五十里許，土石相雜，不能耕種，無泉水，有淺草，高二百餘尺，面積約二百十五方里。舊志載：「……上鑿石洞，有古廟一座」。

虎尾山——縣城東六十里，土石相雜，坡能耕種，無泉，高約五百尺，面積一百四十方里。

九龍崗——縣城東北五十餘里，土質，無泉，可耕種，高約百餘尺，面積約八十五方里。

樺皮嶺——縣城東北七十五里，土石相間，有草無泉，坡能耕種，高約五百餘尺，面積約一百二十五里。

瓦窰山——縣城東北六十五里，土質無泉，可耕種，高約一百餘尺，面積約五十方里。舊志載：「……以陶甓所在而名」。

白雲山——縣城東南十里，土石相雜，有草無泉，不能耕種，高約八百餘尺，面積約三百四十方里。舊志載：「……山有白雲洞，相傳洞內有饅饈枕石而臥，其石兩半合一，中有「遶遶遶遶」四字」。

朝陽山——縣城正東七十里，土石相雜，有草無泉，不能耕種，高約九百餘尺，面積一百三十方里。舊志載：「……山有兩洞；一名陽洞，一名滴水洞，相傳常有神靈棲止其所」。

以上係恒山系又一支脈。

右五支山脈，布於全境，共面積約有六千四百餘方里，宜乎觸目皆山也。茲將山系列表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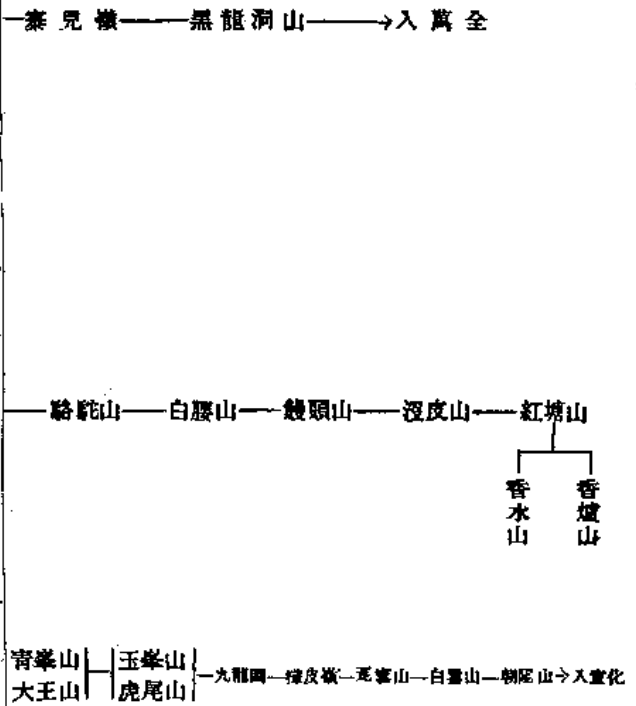
懷安縣志 卷一 山

十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表一覽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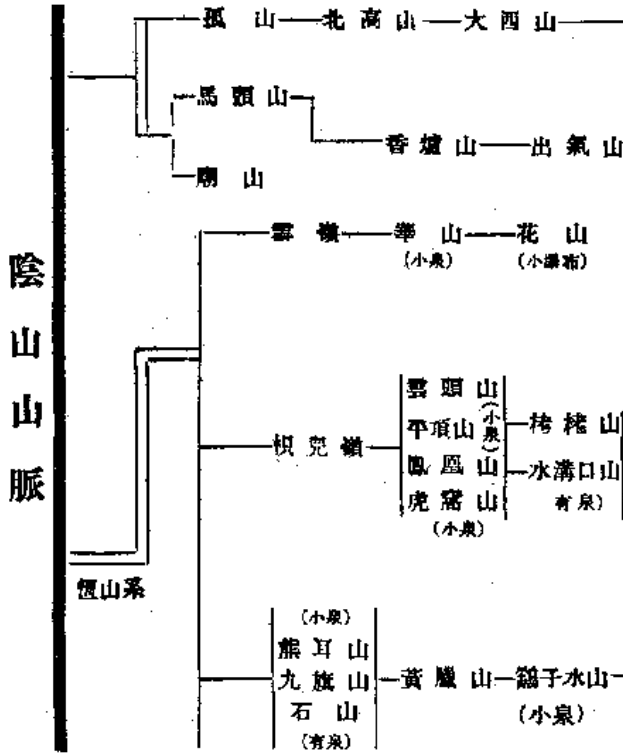
懷安縣志

卷一

山

十三

懷安縣山



「說明」——陰山——支幹——支脈

河流

陰山支脈，盤踞境內，無處不有山澗，因是沙河特多；惟平時無水，及大雨時行，山洪暴發，勢如建瓴，其濶也可立而待，故境內無水利之可言；其有長流水者，即洋河是也。考本縣為洋河上游，河身陡斜，遇雨則山澗之水，咸匯注其中，勢極洶涌，而兩岸之地，為其衝沒者，不知凡幾，所幸者兩止水亦殺也。故雖名為洋河，概無舟楫魚鹽之利。惟東西兩洋河，與清水河以及水溝口河，尚能灌田，利害猶堪相抵。獨南洋紅塘兩河，為害特多，而獲其利者，實微乎其微矣。至云湖泊，境內則無焉。間有山泉，水量亦小，不過僅供數戶之飲料而已。茲將各河泉分述於左：

東洋河——俗稱大洋河，縣城北六十八里，為洋河正幹，發源於察汗部喇哈嶺之東，經興和張北進長城，流入本縣西北境，由東洋河村北之水關台出口，東流至柴溝堡東，會西南兩洋河到老龍灣，入萬全境，再東流至北灣房，復入本境，南會紅塘河，北會清水河，東向經前所注入宣

懷安縣志

卷一

水

十四

化境。在本縣者，計長八十餘里，河身最寬處有四里，窄處亦有一里許，平時水深二尺，漲時則八九尺不等，兩岸水落，故不能行舟，兩岸民田，被其沖毀變為沙灘者，有數百頃；惟距岸較遠之地，開渠引水灌田，受其利者亦屬不少。舊志載：「……經宣府城南，至保安州，東合桑乾河，即古之延水也。亦曰修水」。

西洋河——俗稱小洋河，在縣城北六十四里，發源於興和縣蘇木山，會合山西天鎮縣北諸水，東流至平遠堡入本縣境，經渡口堡城南，柴溝堡城北，至東沙窰村入南洋河，長有五十餘里，兩岸土質疏鬆。歷年被其冲刷，故河身寬至二三里，倘遇陰雨連綿，河水暴漲，竟有五六尺深者；若在平時如上游渡口堡以西，尚有深及四五寸之淺水，再東則涸為沙灘矣。其能鑿渠灌田在該堡西者，頗獲其利，東則利害參半焉。舊志載：「……即古之延鄉水也」。

南洋河——縣城西北四十餘里，源出於山西大同縣桑樂附近，入長城，經天鎮，由李信屯入縣境，東北流至東沙窰與西洋河會合，再東北流，

至距柴溝堡東七里之燕尾河，入東洋河，三洋河至是滙爲一瀆。總名之曰洋河。是河在縣境長凡五十餘里，兩岸多係高山，引水灌田者甚少，平時水量深處，只有六七寸，若遇山洪暴發，兩岸田畝，被其沖毀者，亦有百頃之多云。河寬一里或數十丈不等，河水較東西洋河稍鹹，多淤澇，旅行苦之。蘇志載：「南洋河柴溝堡西南五里，東注東洋，即雁門水也。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其水東北流，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何道城北，又東逕大齊郡北，修水注之。」

清水溝——在柴溝堡城東北，距縣城六十里，原無是河，自清光緒五年七月，陰雨連綿，而西洋河暴發大水，乃不行舊道，反折南而傾走堡北護城沙河道，遂將成地沖毀數十頃，並將城東北角，同時沖毀，城內住房被淹陷者，亦有十數家，從此變成小河，迄今仍舊。兩岸高丈餘，中低，寬丈餘，常年有水，深及五寸，東流入西洋河，長三里餘，其水可灌溉附近稻田十餘頃。

懷安縣志

卷一

水

十五

燕尾河——蘇志載：「柴溝七里許，東南洋河合流處，形如燕尾，因名一。」

水溝口河——爲紅塘河之上游，在縣城附近，有二源：一出於東西草溝山洞中，一出於陽原縣北，東北流至大莊科會合，出水溝口山至山旗屯，又分爲二支：一東北流，繞城東南角，至第九屯與柳河合。一西北流，繞城西南角入柳河。長約六十里，其最寬處有半里餘，窄處亦有數丈，平時水深有七八寸，兩岸高平，又多石堤連結，勢若長城，既無水害，且能灌田，較洋河有益。蘇志載：「……即古託台谷水地也。」

柳河——亦爲紅塘河上游，在縣城西七里，發源於白玉莊附近山洞中，經王虎屯至北瓦窰與水溝口河西支會合，東北流至第九屯又與水溝口河東支合，再東北流至舊懷安，入紅塘河。長四十餘里，最寬不過一里，窄則僅數丈耳。平時水量甚小，洪水時亦有三四尺，水害尙少，可使灌田。

紅塘河——爲水溝口河及柳河之下游，距城二十里。自舊懷安起，沿紅

塘溝，東北流至左衛，入洋河。長凡四十餘里，兩岸田畝被毀者多，獲利者少。寬處有二三里，窄處有一里餘，平時水量有五寸深耳。

清水河——是河俗名通橋河，在縣城東北六十餘里。由宣化邊界入縣境，至腰站堡注入洋河。長二十餘里，寬一里許，河水平穩，清潭水春夏不絕，兩岸土地肥沃，附近各村，極獲其利；平時水深一二尺，漲時六七尺云。

上述各河，常年流水。其山澗沙河，平時均無水，每逢夏秋多雨時期，洪水時至，有深及三四尺或五六尺者不等，水性肥沃，引水灌田，頗受其利；河身寬有數丈以至十數丈者。茲將其最著者，按各河系，分志於下：

(一) 東洋河系之各沙河：

板山窩沙河——長十餘里，南流入東洋河。

遠家窩沙河——長十五六里，南流入東洋河。

張家房沙河——長十餘里，南流入東洋河。

懷安縣志

卷一

水

十六

以上三河均發源於境內，在縣城正北七十餘里。得勝堡沙河——源出於萬全洗馬林，長二十餘里，在縣城正北七十里，南注入東洋河。

(二) 西洋河系之各沙河：

馬市口沙河——長十餘里，東南流入西洋河。

黑沿溝沙河——長十七八里，東南流入西洋河。

桃溝沙河——長十餘里，東南流入西洋河。

鎮口台沙河——長二十餘里，南流入西洋河。

西坪山沙河——長十餘里，源出於長城下，南流注入西洋河。

盤道溝沙河——源出於香爐山，長十五六里，南流注入西洋河。

馬頭溝沙河——源出於馬頭山，長十八九里，南流入西洋河。

葡萄溝沙河——源出於出氣山，長十五六里，南流入西洋河。